

THE NAKED AND
THE DEAD

裸者与死者(上)

诺曼·梅勒

[美] 诺曼·梅勒 著
蔡慧 译



Norman Mailer

美国存在主义
文学大师诺曼·梅勒

重装上阵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, LTD.

THE NAKED AND
THE DEAD

裸者与死者(上)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裸者与死者 / (美) 梅勒 (Mailer, N.) 著; 蔡慧译.

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4535-4

I. ①裸… II. ①梅… ②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31255号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: 图字10-2013-585

THE NAKED AND THE DEAD

Copyright © 1948, Norman Mailer

Copyright renewed 1976, Norman Mailer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书 名	裸者与死者
著 者	[美] 诺曼·梅勒
译 者	蔡 慧
责任编辑	蔡晓妮
特约编辑	刘艳春 肖 洪
责任校对	文艳丽
版权支持	王秀荣 张晓阳
封面设计	门乃婷工作室
内文设计	李慧娟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河北鸿祥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
印 张	26
字 数	692千字
版 次	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4535-4
定 价	78.00元(全二册)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主要人物表

侦察排（属四六〇步兵团直属连）

山姆（山缪尔）·克洛夫特：二等上士。侦察排的“当家”上士。

威廉·布朗：中士。

朱里奥·马丁内兹：中士。

雷德·梵尔生：列兵。

伍德罗·威尔逊：列兵。

劳埃·加拉赫：列兵。

——以上为侦察排的老人马

托格略：下士。

阿瑟·史坦利：列兵，后提升为下士。

奥斯卡·里奇斯：列兵。

——以上为橡皮艇一仗后补进者

汉奈西：列兵。

——以上为安诺波佩岛登陆前补进者

乔艾·戈尔斯坦：列兵。

巴迪·怀曼：列兵。

斯蒂夫·米尼塔：列兵。

波兰克·钦微支：列兵。

赫尔曼·罗思：列兵。

——以上为登陆后补进的新兵

师 部

爱德华·卡明斯：少将，师长。

罗伯特·侯恩：少尉。少将的副官，后调任侦察排排长。

平讷：少校，副官长。

康安：中校，二处处长。

达尔生：少校，三处处长。

霍拔特：少校，四处处长。

曼泰利：上尉，直属连连长。

目 录

- 第一部 起 浪 / 1
- 第二部 陶土与粪土 / 47
- 第三部 草木与幻影 / 491
- 第四部 尾 波 / 805
- 译后记 / 816

第一部

起浪

一颗炮弹在头顶上呼啸而过，马丁内兹不觉打了个
闪缩，身子正好撞在一个炮架上。他真有一种赤条条无
遮无掩之感。

谁也睡不着觉。天一亮突击登陆艇就要放下水去，第一批部队就要驾着小艇，劈开浪花，冲上安诺波佩岛的海滩了。这运兵船上，这整个船队里，人人心里都很明白：再过几个小时，他们中间有一些人的死期就要到了。

比如船上就有这样一个士兵：他仰面躺在铺位上，闭上了眼，却全无半点睡意。只听见四下里像浪激波涌似的，呼呼之声此起彼伏，那是因为弟兄们不时也会打上个盹儿。有个人还大声说了句梦话：“我不干！我不干！”这一嚷，就引得那个士兵把眼睁了开来，他盯着这船舱慢慢打量了一转，头脑里的幻景渐渐消散了，出现在眼前的那乱糟糟的一大堆，是吊床，是赤条条的人形儿，是挂在那里晃啊荡的随身装备。不行，得上一趟厕所。他轻轻骂了一声，把身子往上耸了两耸，终于坐了起来，两腿刚一伸到床外，弓起的背就跟上面挂吊床的钢管撞了个正着。他叹了口气，伸手去把系在柱子上的鞋解了下来，慢慢穿上。铺位上下共有五层，他的铺位是往上数第四只，他就在昏暗之中犹犹疑疑爬下床来，生怕一不留神会踩着了下面吊床上的人。到了地上，便小心翼翼穿过横七竖八的包包囊囊，向舱壁门走去，半路上还让谁的枪绊了一下。又穿过了一个也是那样杂乱无章很难插足的舱间，这才到了厕所。

厕所里水汽蒸腾。唯一的一只淡水莲蓬头到这会儿还有人在用；自从部队上了船，这个淡水淋浴间就始终没有空过。走过几个海水淋浴间，却都无人使用，倒是有人在里边掷骰子赌钱。过了淋浴间才是坑位，他在湿漉漉的开口木板圈上坐了下来。香烟忘记带了，幸好隔不多远有个弟兄，他就讨了一支，一边抽烟，一边瞧着脚下这黑乎乎、水淋淋、烟蒂狼藉的地，听着坑下排粪槽里哗哗的冲水声。他其实也不是真有什么非来不可的理由，可一坐下来他就不大想起来了，因为这里毕竟比较凉快，再说这一股厕所、海水、漂白粉的气息，这一股金属沾着了水的淡淡的阴冷味儿，可到底不如兵舱里一派浓烈的汗臭那么叫人难受。他在那儿坐了好一阵子，才慢慢站起身来，拉起草绿色的军用工装裤，想想回铺位上去又得费好大的劲。他知道回到铺位上也不过是躺在那里等天亮，他暗暗在心里说：还是快天亮吧，管他是好是歹，还是快天亮吧。回去的一路上，他想起了小时候他也有过天没亮就睡不着觉的时候，那是他生日的一天——妈妈许过他要大请客呢。

还在前半夜天刚黑的时候，威尔逊、加拉赫和二等上士克洛夫特三个人，就同师部直属排里的两个勤务兵凑成了一个牌局，打起七张头的“斯德特”^[1]来。他们在舱内甲板上看准了一个空处抢先占了下来，因为那儿有个别处没有的好处，就是熄灯以后照样还可以看得出牌。不过话虽如此，那也得眯起眼睛来瞧才行，因为熄灯以后只有梯子附近还亮着一盏灯，灯泡是蓝色的，所以牌的花色是红是黑不大容易分辨清楚。他们一连打了几个钟头，

[1] “斯德特”是一种扑克牌赌博，即所谓“沙蟹”。入局人数不限，每人先发一张暗牌，以后分四轮续发四张明牌。每次发过明牌后即下注。一人下注，其他的人也必须“跟进”（如数下注），否则即作“出局”论。到五张牌发满、下注完毕后，即摊牌决定胜负。一般的打法每人发五张牌，所谓七张头的“斯德特”则稍加变通，每人多发两张，即总共两张暗牌、五张明牌。

人都打得有点昏昏然了。拿到平淡无奇的牌，下注也完全成了机械的动作，简直像不通过大脑似的。

威尔逊一上手就运气不坏，随后有一圈更连赢了三局，这下子手气就越发如火如荼了。他心里真是乐开了花。只见他盘起了双腿，腿弯里乱堆着大把大把的澳镑票子^[1]，叠得都快要漫出来了，他一向认为数钱不大吉利，所以没有去点，不过心里知道自己赢了总有一百来镑。他乐得连嗓子眼儿都怪痒痒的，他只要到手的東西一多，总会这样兴奋。这时他就操着一派软绵绵的南方口音，冲着克洛夫特说：“说真的，这号票子早晚会要了我的命。都他妈的论镑算钱，我一辈子也别想算得上来。澳洲佬做出来的事啥都落后。”

克洛夫特没有答腔。他略微输了一点，不过更使他恼火的是这牌打到现在，他的牌运始终没有一点起色。

加拉赫一副轻蔑的口气，咕哝开了：“得了吧！凭你今天这份手气，你还算钱干什么？只要伸开胳膊来捞就是啦。”

威尔逊只顾格格地笑。“你这话也是，伙计，不过看这光景，胳膊细点儿怕还不行哩。”说着又笑了，乐呵呵、轻飘飘的，简直有些傻气，一边笑一边就发起牌来。他身材高大，年纪在三十上下，一头漂亮的长发是全棕色的，脸庞丰泽红润，五官虽然大些，倒也端端正正。但是他偏又很不相称地戴了一副银丝边圆眼镜，乍一看去似乎有一种勤奋好学的风度，起码也给人一种循规蹈矩之感。他发牌时指头抹起牌来总是津津有味，仿佛这抹牌的滋味有多美似的。他其实是在那里想酒，手里有了这么多钱，却连半瓶酒也买不到，实在有点遗憾。他一边轻松地打着哈哈，一边说道：“不瞒你们说，我这个人虽然喝了半辈子的酒，可手头没有了酒就怎么也想不起酒滋味。”他手里拿着一张牌，却不发下去，定神

[1] 澳大利亚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尚以“镑”为货币单位。

想了一会儿，忽然又好笑起来。“这就好比跟女人相好。有相好的时候，朝欢暮乐，心满意足，怎么也想不起那打饥荒的日子是怎么过的。可一旦没了相好，要把女人的温柔滋味再在心儿里头回味回味，却又比登天还难。不过我以前倒有过那么一个相好，住在城郊，说起来还是我朋友的老婆哩——这个女人可真有意思极了。跟我好过的女人也多了，却独有这个可爱的小娘儿，叫我一辈子忘不了。”他摇了摇头，不胜赞叹的样子，随即又拿手背擦了擦那有如雕就一般的高高的前额，顺势还按了按那一头直立后掠式的金发，笑嘻嘻的只顾自得其乐。临了还放低了嗓音说：“嗨，那个甜美劲儿呀，真是一甜甜如蜜。”他给每人发了两张暗牌，随后再发一张明的。

这一回威尔逊的牌可不行了，不过他是个大赢家，所以先还是“跟”着，又过了一轮才退出。他心里暗暗在想：等这一仗打完了，他一定要想个法子去酿些酒。三连有个炊事班长，一夸脱酒^[1]卖这种票子五镑钱，照这样算起来，该有两千镑进了腰包。那又不费什么，只要有糖和酒曲，再弄几听桃子、杏子罐头就行。他想想自己也满可以这样来一手，心坎里一时只觉得热乎乎、美滋滋的。对，就是用料少点也不要紧。记得爱德老表酿酒就只用糖浆和葡萄干，人家不照样说蛮好？

可是威尔逊再想想又泄气了。自己真要去弄的话，一切用料就得深更半夜到炊事班的帐篷里去偷，偷来了还得找个地方藏几天。回头做成了汁液，还得找个隐僻妥帖的小旮旯儿，放在那里发酵。离营地太近了不行，那样随时都有可能被人撞见；太远了也不好，因为卖酒最好能随要随有，立等可取。

问题倒还真不少哩，看来要办的话就非得等这一仗打完，等部队有了固定的营地不可。这就要等很长时间了，三四个月都说不定。想到这

[1] 一夸脱酒约有一公斤左右。

儿威尔逊心里不觉焦躁起来。身在部队，要给自己办点儿事就有这么许多顾忌！

这一副牌加拉赫也很早就“收摊”了。他冷眼瞅着威尔逊，心里实在气不过。这么个没脑子的南方佬，偏是他走运，几副下了大注的牌，全让他赢了去。加拉赫觉得自己干了件对不起良心的事。他输了至少有三十镑，算起来就有近百块了，虽说钱大部分是这一路上赢来的，可那也不能作为原谅自己的理由啊。他想起妻子马莉怀孕已七个月了，待要回想回想妻子的模样儿，却一时回不过神来，只觉得一阵阵内疚袭上心头。钱是应该寄给妻子的，他怎么能这样乱花一气呢？他感到深深的痛苦，这种痛苦滋味他已经尝惯了；他从来就没有顺心的事情，他的事情迟早总会弄得大煞风景。他不觉咬紧了嘴唇。他不管做什么工作，也不管干得怎样卖力，到头来似乎总难免要碰壁。他愈想愈怨，一时只觉得满腹辛酸。他不是个没有志气的人，他也依稀有所憧憬，可惜那总不过是个影子，把他逗了两下就消失了。这时候正好轮到一个叫莱维的勤务兵洗牌，加拉赫对他瞅瞅，嗓子眼里不觉抽搐了几下。这犹太佬，贼运倒挺不错咧。他的一肚子辛酸忽而都化成了怒气，憋紧在喉咙口，最后终于变而为一连串脏话吐了出来，嗓音那么沉浊，声调带着颤动：“得啦，得啦，这鸟牌你别老洗下去好不好？那倒运货有什么可多洗的，别洗啦，快发吧。”他说话完全是一副波士顿爱尔兰裔居民的口音，那难听的“a”音拉得长长的，往往就把后面的“r”音给吃掉了。莱维抬头看了看他，学着他的腔调说：“好，不洗了不洗了，就发就发。”

“真他妈的莫名其妙！”加拉赫这话有点像是自言自语。他五短身材，瘦削结实，身上筋筋节节的，给人的印象是个饱经风霜、脾气执拗的人。一张脸也正巧相配，脸盘窄小，其貌不扬，先前满脸的粉刺留下了累累的疤痕，因而脸皮疙疙瘩瘩，尽是紫红色的斑斑。不知是由于他脸上这种皮色的缘故呢，还是因为他那颗长长的爱尔兰式鼻子生得特别，歪在一边像

在赌气，总之他的神气看上去老是像憋着一肚子火。不过论年纪他今年才二十四岁。

他面上的一张明牌是红心七点。仔细一看底下的两张暗牌，也都是红心。好，这一下有点门儿了。打了这一晚上的牌，他还没有得过一副“同花”呢，他相信这一盘势在必得了。他心里暗暗在想：“这一回看他们还能占得了我的便宜！”

威尔逊开叫一镑，加拉赫加了码，还气哼哼地咕噜了一句：“好哇，索性大家多押上点，热热闹闹打一盘。”克洛夫特和莱维都“跟进”了，那另一个勤务兵却没有“跟”，加拉赫一见，觉得像是吃了亏似的，说道：“怎么啦？脓包啦？仔细明天大炮轰掉你的猴儿脑袋。”幸而大家正稀里哗啦把钞票往毯子上扔（毯子折了几折垫在中间当作台面），所以对他的话都没有听真，不过他话一出口，却打了个冷战，内心不安了，觉得说这话实在是罪过。他赶紧默默连念了几遍“圣母马利亚”。他眼前仿佛看见自己陈尸在海滩边，血淋淋的脖子根上没有了脑袋。

接着来的是一张黑桃。他心里还在一个劲儿地想：他要是死了的话，不知道部队会不会把他的尸骨运回国去？马莉会不会前来给他送葬？他自怜自惜的，想得使劲，一时倒真巴不得能见一见妻子为他而哀戚的眼神。妻子终究是知心啊。可是心里要想的是妻子，出现在眼前的却是“圣母马利亚”的圣容——他当年在教区附属学校买过些明信片，见过上面印着的宗教画，留下这个圣母的印象到今天还铭记不忘。可马莉呢，他的马莉^[1]是怎么个模样儿？他苦思苦想，想把她的眉目神态细细回味过来，可是此时此刻就是回想不起，那捉摸不住的印象就如一支似忘非忘的歌，刚要摸到一点调调儿，就又串到其他唱熟的曲子上去了。

下一轮牌他又得了一张红心。这就有四张红心了，后两轮牌只要再来

[1] 在原文中，马利亚和马莉是一个词，所以这里要说“他的马莉”。

一张红心，一副“同花”就齐了。不安的情绪消散了些，于是一副心思就都移到了牌上：成败在此一举。他瞧了瞧别家。发了牌还没有下注，莱维就已经自动“收摊”了。克洛夫特面上则是一对“十点”。克洛夫特开叫两镑，加拉赫这就断定他手里还有一张“十点”。要是克洛夫特到后两轮实力仍不过尔尔（加拉赫估计他的实力不可能再有所增加），那么自己的“同花”就正好吃克洛夫特的“三条头”。

威尔逊咯咯一笑，粗手大脚地从腿弯里掏出票子来，往毯子上一扔，一边说道：“这一盘输赢可大咯。”加拉赫摸了摸仅剩的几张钞票，心想能不能翻本就看这一遭了。他就咕哝一声：“再加你两镑。”说完仔细一看，心里有点慌了。威尔逊面上赫然是三张黑桃。他怎么早没看见呢？瞧这倒霉劲儿！

不过威尔逊并没有主动加码，加拉赫这才放了心。可见，威尔逊的“同花”还没有齐。双方的实力起码也是个对等的局面，何况威尔逊的底牌里很可能并没有黑桃，他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是在做“同花”。加拉赫但愿这两个对手到下一轮都别只是“跟”着，下注可要踊跃些才好。他再趁机层层加码，不到老本全部端上他决不罢手。

下一轮牌一发下，克洛夫特——带上头衔应该称为克洛夫特二等上士——也在那里暗暗兴奋了，不过他的情况又不一样。他本来只是抱着等待观望的方针，在那里打闷气牌，可这一轮来了一张“七点”，他手里就有了两个“对子”了。他当时只觉得心头突然一亮；这一盘他赢定了，一定的！也不知他哪儿来的灵感，他断定自己的下一张牌不是“七点”就准是“十点”，正好做成一副“满把”^[1]。克洛夫特觉得这是肯定无疑的。心里感到这样踏实，手气绝错不了。他通常打扑克总很精明冷静，深知要专等一张牌机会渺茫，对手的虚实如何，他心里也总能有个数目。不过他觉得打扑克

[1] “满把”，亦称“富尔豪斯”，即“三条头”加一个“对子”。

还大有撞运气的余地，这玩意儿之所以引人入胜，原因也就在这里。他无论做什么事，总是尽可能做到技术到家，准备充足，可是他也知道，事情最后成败如何，还要看运气而定。看运气，他觉得这也不坏。反正不管成败的关键究竟何在，他总吃不了亏，这一点他是暗暗深信不疑的。他打了这一整夜的牌，牌运一直平平，如今一副好牌终于露了头。

加拉赫这一回又得了一张红心，克洛夫特估计他手里是一副“同花”。威尔逊面上三张黑桃，这一轮却来了一张派不了用场的方块，不过克洛夫特猜他手里“同花”早已凑齐，只是不露声色而已。克洛夫特总觉得，别看威尔逊样子随和，像个好好先生，他打起牌来才鬼着哩。

克洛夫特开叫：“来两镑。”

威尔逊抓起两镑往台面上—丢，加拉赫却出来加码了：“加你两镑。”克洛夫特心想：加拉赫的手里有“同花”是肯定无疑的了。

克洛夫特把四镑票子整整齐齐放在毯子上，嘴里说：“索性再加你两镑。”话出口时嘴皮子一阵紧张，可又觉得那才痛快。

威尔逊嘻笑自若。“乖乖，这一盘输赢可大喽，”他望着大家说，“我按说是不该‘跟’了，可我就是改不了那老脾气，不见到‘末张’我怎么也死不了心。”

克洛夫特一听这话，心知威尔逊也肯定已经“同花”在手了。他看得出加拉赫有些踌躇了——威尔逊的黑桃里有一张是爱司^[1]。“再加两镑！”加拉赫的口气里有点豁出去的味道了。克洛夫特暗暗合计：要是自己已经拿到了“满把”的话，那绝不客气，一定跟加拉赫抬个明白，可眼下实力有限，还是留点本钱，要拼等下一轮再拼吧。

他就在毯子当中的钞票堆里又搁下了两镑，威尔逊也“跟进”了。莱维把“末张”牌面朝下发给了各家。克洛夫特抑制住内心的兴奋，对这幽

[1] 指扑克牌中的“A”。

暗的船舱东看看西瞅瞅，前后上下尽是层层叠叠的吊床，宛如一片蜘蛛网。有个弟兄还在睡梦中翻了个身。他把眼光收了回来，这才抓起自己的“末张”。一看竟是一张“五点”，他愣住了，慢慢收起自己的牌，真不敢相信自己会出这么大的篓子。他懊丧不已，把牌一丢，连威尔逊的开叫他都没“跟”。心里渐渐有点上火了。他不吱一声，看着他们下注。只见加拉赫把最后一张钞票也押了下去。

威尔逊说道：“我这一下可要栽大跟斗了，不过不看到你的底牌我死不了心。伙计，你手里到底攥着啥家伙？”

加拉赫似乎自知败局已定，开口就没好气：“你当我攥着啥家伙啦？——红心‘同花’，杰克领头。”

威尔逊叹了口气。“这真是抱歉了，伙计，你偏偏撞在我的手里，我是黑桃‘同花’，‘司令’带队。”说着指了指他的爱司。

加拉赫半晌出不得声，脸皮上的疙疙瘩瘩紫得快发黑了。可接着他就突然来了个大发作。“真是十八辈子没有的晦气！偏偏碰上这张挨千刀的牌，撞了个全军覆没！”说罢坐在那里直发抖。

靠近舱口的一张床位上，有个当兵的耐不住了，他胳膊肘一撑，探起身来叫道：“行行好吧，我的哥哎！别叽里呱啦的啦，让大家睡会儿好不好？”

“滚你的蛋！”加拉赫也直嚷了。

“你们这帮家伙，也不晓得有个完？”

克洛夫特站了起来。他瘦瘦的个子，其实只是中等身材，不过因为腰板老是挺得笔直，所以显得相当高大。在蓝色的灯光下看去，那窄窄的三角脸上见不到丝毫表情，小而紧实的下巴、瘦而坚韧的腮帮、短而挺直的鼻子，似乎都是那么经济，没有半点浪费。稀疏的黑发中有些青光闪烁，在这种灯光里看来格外显眼，一对冷森森的眼睛真蓝极了。他的口气平静而冷峭：“我说，这位弟兄，你还是少给我放屁吧。这牌我们爱怎么打就怎么打了，你就是不乐意，又能怎么样呢，除非你打算跟我们哥儿几个不客气。”